



## 診間夢迴

醫學系七年級 翁梓華

再低的塵埃、再骯髒的土地，也能開出豔麗的花朵。

「嗶—」又是那聲奪人魂魄的聲音，自深黑色長廊的那端響起，一夜的值班薇華實在累了，卻不得不踩著孱弱的步伐，奔向已停了心跳的觀察床病人，彷彿在沙漠中行走，永遠也尋不著那歇憩的綠洲。

深呼吸，不能被打敗，薇華內心暗自的鼓勵著，病人的生命跡象實在很差，血氧濃度過低，嘴唇發紫，心電圖已是筆直的一條，血壓驟降，呼吸也成了極不規則的起伏。病人是個中年男性，六十五歲，有糖尿病史、高血壓，中風三次，曾經放了兩支心臟支架，前天車禍被送進來，已是無生命跡象，好不容易救了回來，卻是重度昏迷。

「大概撐不過今晚吧！」薇華微微的嘆息，病人的情況實在太糟，失血過多，身體過於虛弱，又有糖尿病高血壓，實在無法接受第二次的大手術，死馬當活馬醫，一陣忙亂，架好心臟電擊器、儲電、電擊！中年男子身體劇烈顫動，心電圖隨同奮力振盪一下，仍是平平無起色。增高電壓、儲電，再電擊！更猛烈的跳動，心跳卻依然沒有回來，一條生命就在大家手中，誰也沒打算放開，憑著所學，替病人和死神較量，但生命就是如此，越想抓它，它溜得越快。一劑強心針打了下去、再電擊！看著病人蠟黃而凹陷的軀體，實在撐不住急診的折騰，一個軀體插滿十數種粗細不一的生命偵測器和維生管。橘黃的燈光給染了血的床墊噴上灰撲撲的慘紅色，淒長的嗶嗶聲音漸小，生命的離去如此輕易，冷到薇華心裡去。

今夜真忙，急診室到觀察床的長廊漆黑一片，扶著牆拖著碎散的步音，回到值班室，漫著一股藥味，桌上殘著還沒吃完的奶油麵包和半杯喝剩的咖啡，斑駁的壁上掛著一只刻著「華佗再世」的鐘，輕輕敲了銅錘四下，點醒薇華已是隔天早上四點，實在累得難受，身體高燒像是焚風、心悸像是雷擊，擅長帶給病人健康的人，總沒能守住自己的健康，看著手記本，除了密密麻麻的班表，更醒目，是自己圈點上的紅圈圈，一圈一圈圈著腹內第二個胎兒成長的歲月。也不知是咖啡太濃還是懷孕作祟，薇華嘔出酸酸的汁液，再無睡意，薇華吃力的傾身取下架上厚厚一疊未完成的病歷，想著今晚病房中發生的周折，該當驚心動魄的，都化為平淡文字，寫著，合上病歷，在封面壓上赫赫紅色「在院死亡」的戳章，就此別過這樣累死人的值班夜。

筆聲沙沙，更顯出夜的曠寂，透過值班室唯一的窗，窗上鐵柵欄，橫得一稜一稜，視野碎裂著，想著兒子那幼小圓臉的可愛可親，想著自己的過往，薇華迷惘了，喉頭已哽咽，淚水無聲滑落。

該是初中的年紀，正月十五元宵夜，天氣仍是徹骨的奇寒，薇華在外婆家過年，往火盆裡添上幾塊炭，一陣急促鈴聲破空而來，薇華內心忖度著，卻不知為

何，內心有陣恐慌湧升，對了對牆上的鐘，該是父親下班的時刻，記得父親總會在出礦坑的時候從公司掛電話到家，是爸爸的電話？但怎麼今日聽來是如此的驚心動魄？年節煤炭需求更盛，為了一家生計和年節才有的加班費，父親不得不捨棄年節的安逸，繼續做那「地下工作人員」。在前一年，父親的肺臟才因罹患矽肺病而割掉一葉，吃了好一陣子藥，身體狀況仍不如前常常喘喘咳咳的，但只要能站著，父親從不閒著，早上七點又匆匆前往三峽插角里的利豐煤礦場，他總說：要是出去是死一個，要是不出去，家裡一大群，是死一家子……。父親的日子總是這樣過，普通人的日子，白天接黑夜；但對父親而言，日子卻是無止境的黑夜接黑夜，太陽似乎不屬於他的。阿！都是為了那幾個碎銀子，薇華咬著牙，卻莫可奈何。

母親接起電話，那皺縮的眉頭收得更緊；聲音越講越沉，掛上電話，薇華不用說也明白，匆匆收了收行李，搭不起計程車，只能等著一天晚班的公車，速速前往三峽。

北島本就是個易下雨的地方，那冬夜的雨，聽來就冷，在一片漆黑的環境裡，坑外軌道旁停滿了救護車，無助的家屬，站了一排，更多的是些圍觀者和記者。

「早說嘛…這個坑道遲早會出事的」一位旁觀者淡淡的說，但殊不知這個三峽插角里的利豐煤礦場已是台灣所有礦坑中現代化、安全性都是前幾名的。

「定是開挖礦坑觸怒了山神，降災於民」竟有人說風涼話！可曾知道，若非為了生計，誰想擔當這份職業，拿生命與天對賭？薇華啞然無語。

「做礦工真的很辛苦，不知道這次又是多少條人命？」總算有些良心，哭天喊地的家屬、破空而來的警鈴、搶救人員搶進搶出，一一入了攝影記者的鏡頭，但然後呢？數天後不仍是忘了？究竟死亡是命運的劫數？還是僥倖存活者才是生命更大的劫數？薇華思忖著。

終於，父親也出來了，但是是被擔架抬著出來，焦黑的身子，若非掛著的名牌，實在認不出父親，冰涼的面孔早已沒了氣息，薇華沒有落淚，落淚又有誰能相助？心靈上受到極大震撼。

倒下的礦工出坑後，第一件事就是幫他們洗澡，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是還給倒下礦工原本的面目，薇華卻覺得彷彿有著另一種儀式的意味，是洗塵、是走過一段險路後的消災去厄、是一種重生？

為父親洗澡，須先剝除身上的裝備，雖然礦工常是一絲不掛，但鋼盔、探照燈總是有的，剝到剩下手錶，薇華從父親的指縫中拉出一張皺縮得不能在皺縮的紙片，不，該說是相片，是煤礦的油汙讓上面的膠膜脫去才成為一張紙，薇華像獵人般的搜索著，也許上面有甚麼隻字片語，是父親最後想傳達的意念。攤開看，赫然才發現是一幅全家的合照，原來這就是父親一直放在皮夾內的秘密！每天上工前父親總會從皮夾中取出這張泛黃紙片，細細審視一番，才去上工，猶記他總說這是他的動力來源，還以為是什麼寶貝，真是的……。薇華再也忍不住，放聲痛哭，哭聲響徹這個慘淡的元宵夜。

數個年頭，薇華考取醫學系，這日照往常在醫院旁的公園散步，公園裡的清潔工剛掃走了落葉。順風而下的幾片黃葉，如此孤單地躺在地上，像極了薇華孤單地立於淒清的早晨。轉身在石椅上坐下，前面站了一個人，仔細一看才知是同班同學世傑，若非醫師袍上繡著世傑兩字，甚至不曉得他的姓名，捧了一懷枯葉走近，薇華一襲淡色碎花裙子，第一次和男性如此接近，沒有焦慮卻有幾分緊迫。

兩人初次見面，竟被彼此震住，只有一個字：驚。

在他看來，她是這般的頂天立地而脫俗！她的神情，幼稚又可憐，肚子裡的心事卻讓她正經而剛強；在她看來，他一身醫師袍，方正的臉上殘了幾許沒刮盡的鬍渣，一雙眼睛卻出奇有神。

他訴說他在幼時的趣事際遇，在她面前，他才如此分明有了他自己；她老老實實的聽著，老老實實的聽他演說，老老實實的回答他的提問。這還不夠，他急風似的一步就要走近她的具體生活中？

待暮色漸濃，蚊蚋漸起，她才急急告辭，還有一批圍巾等著她去織呢！

他執意送她；像怕她就此消逝。

兩人第一次見面，卻是這般的近。

夜深了。薇華還在燈下看書，手邊一邊織著圍巾，好趕在冷氣團來前替母親分擔些家計，但卻沒有看進一個字，倒是臉上燙得厲害，分手時，臉定是紅得更厲害。

那夜北斗七星無力地搖著尾巴，風吹得雲朵四處飛竄。薇華依靠在宿舍內小小窗口深深地沉思著，看漆黑的天空是否能尋著那牛郎織女？她戀愛了？

永遠記得進急診室的第一天，簡直如戰場，刻骨銘新的體會在心底。

一份燒餅油條夾蛋，襯上一杯豆漿，正打算坐在急診櫃台在上工前好好吃這在簡單不過的早餐，薇華暗想，十分鐘就好，怎知剛咬下第一口燒餅，豆漿都來不及喝一口就被救護車聲和學姐怡綦的斥喝聲打斷，驚慌之餘豆漿翻了一桌。

「學妹，救護車來了還不趕快去接病人！」怡綦喝到。

「來了來了！」心疼那未完的早餐和翻了一桌的豆漿。

衝到救護車前，第一天該有好表現，卻是連病人怎生接法也不知道，險些還和急忙推病床來的怡綦學姊撞個滿懷。「不要擋路」怡綦學姊斥喝。

「一、二、三」病人一聲驚呼，大夥默契十足的將病人移到病床上，單單除薇華愣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又不巧站在急診門口中央。「不要擋路！」怡綦學姐再度警告。

「學妹！！Vital sign 快！快！」怡綦學姐似乎失去了耐性。

「血壓計呢？學姐」「妳面前那臺不就是？」怒斥咆嘯接踵而來。

怎麼和上課用的如此迥異？錯綜複雜的線路，就像薇華的思緒糾纏成一坨，到底哪條該接在病人身上，哪條該接在電器上，薇華全然不知，想幫忙卻幫不上。

「不會用就不要擋路！」怡綦學姐下了最後通牒。

「學妹，血氧多少？」慌亂之下，更是顛三倒四，報錯數據一病人呼吸頻率

給怡蓁學姐。「咦？」學姐一臉茫然，轉眼更是火冒三丈：「血壓？體溫呢？什麼？都沒量？算了算了，走開，我自己來就好，去推治療車，血糖機，我在這等妳，快去快回！」又被推開，乾脆不插手，讓學姊自己處理，從旁觀察，默默學習，但學姊動作實在太快，怎麼學得會？

一聲尖叫，一個病人在急診倒下、抽搐起來，怡蓁學姐見狀，手邊工作草草了結，回頭大聲說：「學妹，那裡交給妳，等等我驗收！」怡蓁學姐在治療車上取了鎮定劑衝到抽搐的病人前，乾淨俐落病人轉眼就躺下乖乖受學姊治療，短短十來分鐘，竟發生如此多事，薇華驚得呆了。

午休後，薇華學會乖乖站在一旁不要擋路，看著診間醫師一個人將各種儀器貼片一個個迅速貼在病人身體各處、取藥、打點滴，萬事一手包辦，薇華眼中，一群天使替病人和死神作生命的拉鋸戰，各個動作熟練而充滿自信，課堂上所學竟是一項也派不上用場……。

值班室，薇華手握著一疊厚厚的病歷，茫然的眼神中，更多的是無奈，一個深著短袖的男生搶走了病歷，一面問著病人的狀況，一面又認真的開始在病歷上謄上一行又一行文字，竟是世傑，怎麼會是他？薇華一臉狼狽，癡癡的看著，刻骨銘心。

世傑一面填著，一面耐心的教薇華：「到醫院前死亡不會有心跳、呼吸、血壓，頂多有體溫，所以你就劃一條槓就可以了，病史就問家屬，主訴最簡單，就是病人無生命徵像故入急診。」從機器的數據，世傑熟練的登錄所有資訊，血壓、血氧、血糖…，熟練的身手，宛如已經在醫院待了一年半載，薇華不禁目瞪口呆，同年畢業，怎麼差得如此一大截？看著世傑不斷的抄抄寫寫，薇華臉上帶著歉意的笑，內心卻暖洋洋的十分感動。

又是學姐的嘶吼：「學妹！！」簡直摧枯拉朽，薇華被嚇得心神搖盪，原本想問世傑怎麼會出現，硬生生吞了回去。

「去推超音波的機器來，順便去抓幾隻鎮定劑，快！」學姐叫到。

世傑從角落拉了一部不起眼灰色的儀器，推到我面前：「推進去吧！」又取了幾針鎮定劑放到薇華醫師袍的口袋，薇華急急忙忙衝了過去，遞了儀器，順便將填滿娟秀字跡的病歷，一併遞給學姐。

夜晚降臨，急診漸漸平靜下來，該是交班的時刻，心情沉澱許多，在世傑的陪伴下，薇華漸能上手，也逐漸明白醫院急診的生態就是如此：病人永遠沒有時間等妳，所以請把自己準備好！「只有病人斷命，沒有死神向病人屈服的道理！」，學姐也非故意，只是每個病人都需要被緊急處理，慢動作會打亂整個節奏。

要爭氣，薇華告訴自己。

共進晚餐，吃的不過是最簡單的魯肉飯，他們，分享著彼此的心事，交換著童年。

世傑的童年和少年是貧窮的。荒瘠的濱海土地，是他的家鄉，祖父幹的是種

田的世業，偶爾休耕順便兼些花農的差事，世傑祖父如此，他們村裡的人都如此，但這是耗水的行業，幾年來，地下水面越抽越低，土地越陷越深，良田成了旱地，旱地成了鹽化土地，不復能耕種，改成魚塭，卻因地處低窪，大雨一來，高貴的鰻魚，全成了鄰家的五臟廟祭品，無奈，也是存個溫飽。家中很窮，常為下鍋之米而焦慮，有時世傑聽到母親又用勺子刮著米缸底的礫礫聲，懂事的他，鎖性也就不回家，說是去外面耍一陣，從野外找食物充飢，麻雀、白頭翁、田鼠、螳螂蟋蟀、野雁、甚至伯勞鳥，各色野味他通通吃過，十足鄉下的孩子，能圖個溫飽，就該偷笑。可母親有時也會尋著他，喊他回去吃飯，卻是將留做明年種子的皇帝豆煮了，感激的看著母親，母親也就看的他吃，自己彷彿也津津有味。

這是怎樣的天倫之樂！苦中之樂！

正是這份鄉下的樸質與純真，世傑被塑造出無雙的人格氣節和無仍能出其右的快速適應環境與學習能力。

塵封的童年、少年，在薇華面前坦然抖落，絕不是窮，他的心靈是富裕的；絕不是社會中的弱勢，那是上天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作為！

薇華愛他，大概潛意識內也有一份對他的身世、他的家庭、他的童年的企羨及憐愛吧！

以後每隔一天，世傑就來看薇華一次。

他看似若無其事，她卻抑不住那份驚喜。

最後他不屈不撓，窮追不捨，她也終於管不住自己的心。

天天見面，天天有說不完的話。

有情人終成眷屬。

夜深沉，薇華憶著往事，彷彿寄住在舊夢裡，在舊夢中做著新的夢。

結婚兩人沒有盛大婚宴，不過擇了個地方法院公證，再到戶政事務所壓了印章，結婚，就算這樣敲定。婚後，也就沒有繼續窩在家中的藉口，兩人擇了間不過十坪大的斗室，開始攜手經營一生。

斗室是頂樓，家徒四壁，剛搬進去，除了四面牆及廁所外，屋內一無所有，春天梅雨季，窗外下著大雨、窗內下著小雨，幾個水桶接著叮叮咚咚滲漏的雨，品著劣等的茶、聽雨，未嘗不是件享受；夏季悶熱異常，一把電扇極速運轉吹出的仍是陣陣熱風，汗水濕透了衣裳，沒關係，到屋頂上散散熱、解解悶，再回屋中補眠；秋颱肆虐，也無傷大雅，就這麼些家具，再嚴重的災害也帶不走什麼；冬夜酷寒，兩人相依取暖，更增添幾許生活情趣，平淡無奇，活命！不過是為了活命！大好將來等著哪！

兩年、三年，家具逐漸齊備，冰箱、冷氣、電視、桌椅，薇華見自己一手打拼出的天空，不，是兩人的天空，逐漸的齊備，不禁也沾染了些欣喜的氣氛。

這日，薇華上街買小菜。

薇華拿著補了三次的網袋，裡面裝了瓶瓶罐罐，有麵筋、有鮭魚罐頭、有豆腐、有麵粉。她有點吃力，可說得興致滿滿，因為她懷有身孕了。

但美好的開始，最後往往是不怎麼美好的結束，正因懷孕，一切就不同了。

為了寶寶出生有好的環境，薇華決定換間大一點而屬於自己的套房，開銷也因此大增，各何況兩個人上要撫養老母，下仍要照顧這些未成年的兄弟姊妹，該當怎麼辦？世傑憂心的講述著、她也憂心的聽著，但生活還是要過下去。

世傑除了值班還要到處兼差，夜半仍常不見人影，懷孕的薇華回家後的夜晚獨守著空房，可聽裡的那只鐘在漆黑的靜夜，竟滴答滴答，越走越響，鋪天蓋地而來，如雷貫耳。她由驚新漸轉為恐懼。農曆的正月元宵節，該有過年的熱鬧阿！家家戶戶所有的門大開，燈燭通明，所有的生產工具都平放著，讓它們休息，因為辛苦了一年，只有世傑，過年，仍是疲於奔命，滴滴答答，是現代人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催逼聲，鞭炮聲已然放盡，她蒼涼大哭，想他、念他、怨他？她為自己感到悲哀。

薇華也沒閒著，即使懷有身孕，天天仍要到急診上班，早上依然晨間會診，薇華已被升為總醫師，但只有更忙，相隔兩餐往往只吃了一餐，累得虛脫，唯有一杯咖啡下肚，頭暈孕吐，幾枚止吐止暈藥錠鎮駐心神，太多的病人等著自己照顧呢！忘年會觥籌交錯數杯黃湯一飲而盡，不為解憂，卻是為了應酬，百般不願意，又能如何卸責，腹中胎兒的健康？心碎的痛，也只能聽天命了。

這日世傑回家，腳上打了厚厚一層石膏，臉色慘白，薇華驚得呆了，連聲歉慰，世傑苦笑：「不礙事…走路跌傷震斷了腳骨罷了！」世傑畢竟是個負責任的男人，隔天一跛一跛，仍是繼續到處兼差工作。整整兩個月，世傑早出晚歸，甚至也沒有回家，夏天捨不得開冷氣，晚上腳腫得痛了，哼哼唉唉一陣，還是得睡，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吧！今夜都還沒過，說什麼明天呢？明天是幸福人才可能有的煩惱。濃濃的藥味和著陣陣的汗味，世傑有一搭沒一搭的唉叫聲，好好一個家，充滿了唉聲嘆氣。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錯！錯！錯！

孩子出生，是個男嬰，一切無恙，薇華高興一陣，更愁的事卻接踵而至，小孩是莫大的開銷，餓了他沒法等待、渴了他禁不起折磨，奶粉、尿布一個月更多出許多開銷，眼看戶頭內的帳不斷縮水，作月子還沒滿半個月，薇華又沉不住氣，重新回到急診與病人奮鬥，回家被世傑斥責一陣，滿腹委屈，眼淚也只能往肚裡吞。

好不容易得了個孫子，滿周歲時，不免仍是讓男嬰抓周，以試他未來志向，雕花的圓盤內放了各色精品：小算盤、毛筆、脂粉、小金棒…應有盡有。老母親抱著孫子，微微的傾身，好讓他抓周。為著桌子的三姑六婆嘰嘰喳喳的指點他去抓什麼，彷彿小男嬰能聽得懂似的。他到迫不及待，一伸手就抓個小金棒在手中，

還抓得緊緊的。

瞬間的靜默。

有人搖搖頭說：「這一代的人呵…」

有人嘆道：「世風日下，連嬰孩也受塵世沾染，可惜！可惜！」

只有薇華是心驚的，難道她和世傑的一切波折，都被這一歲大的應還給聽進去了？

愛的幻滅、夢一般的荒涼、現實、戀愛與婚姻、積極的謀生、消極的活著，又是一個年頭過去。

這日獨自佇立黃昏的陽台上，薇華驟然發現遠處的高樓，邊緣上鑲了一大塊胭脂紅，紅得心驚肉跳！他還以為是窗玻璃上落日的反光。仔細辨認，方知是元宵的月亮！晚煙裡，起起伏伏世她未安的心。一陣恍惚，恍若隔世、恍若來生，又有曠野荒涼之感，樓下不知是誰家的音響，傳出陣陣歌聲——一個女人斷腸般的歌聲。

這種心境，又有誰能了解？

又是個平靜的上午，世傑一如往常替如流水般的病人診斷，一個病人，脖子微凸，搖搖晃晃的走來，肌肉不自主的放電，看就知道血鈣濃度過高，大概是個肺癌轉移所引發的後遺症，再複雜的癌症也逃不出世傑銳利的眼光，世傑熟練的伸出那已經診治過無數病人的手，輕輕重重在病人的脖子壓壓按按，兩分鐘後，世傑證明他是對的。

病人開始對病情總是否認，世傑也明白，要一個看似健康的人接受自己得了絕症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世傑手輕壓著病人脖子兩旁的微凸道：「平常的人這裡是軟軟的，不信你摸摸看我的。」一摸病人不禁哈哈大笑：「拜託一下，你和我的脖子摸起來一樣的結實阿，哪有分別？不要騙笑好不？」一副中年氣盛的樣子。

世傑暗自心驚，伸手在自己的脖子壓了壓，果真也是硬硬一大塊，而且範圍可能還比病人更大，這一驚，非同小可，世傑也才明白這幾日怎麼總覺得身體有些不適，還以為是太過勞累，結果竟是鼻咽癌，存活率低於二十個百分點，依這樣的大小，可能只剩兩個月壽命吧！目前無藥物治療，薇華該怎麼辦？還只有三歲的嬰孩？薇華腹中還一個……。

醫生畢竟比較容易接受現實，世傑開始放射治療，昂貴的藥物，健保沒有開辦，更甬談給付，家庭經濟壓力更重了，每當病情好轉，世傑匆匆就又上了診間，曾有病人也勸世傑停業在家修養，他只淡淡的回答：「退休啊！我就到天堂去了！」終於世傑還是不例外的成為醫學數據中的八十百分點，兩個半月後，撒手人世，短短三十多年的年歲，奉獻給家庭、病人，薇華怎麼撐過那年的歲月，無人知曉，只知道她一年內，她頭髮已然半白，逝去的青春……。

推車的輪框刺耳聲押過長廊，值班又到了尾聲，沉思的薇華被驚醒，打掃的

阿姨清掉了桌面的垃圾，咖啡紙杯、泡剩的茶包一一進了垃圾袋，一夜急診彷彿就隨著阿姨揉皺這些垃圾，打包丟掉而過去，薇華又想起了她的兒子，顧不得勞累，下了班就往母親家去，快一年不見了呢！薇華看著行事曆數著，汗水涔涔而下，明白苦日子不會那樣快的就終結，但為了所愛的人，為了眾多的期盼，她必須堅持下去，不斷的延續下去。

到母親家，叩門，應門的不正是那個讓自己堅持下去的兒子嗎？怎知兒子見了自己，卻嚇得哇哇大哭，轉頭奔入房內，大聲叫著：「阿嬤，陌生人，怕怕、抱抱…」

母親來了，大聲斥喝著孫子，罵他不懂事，孩子哭得更大聲了。

「陌生人？」薇華喃喃念著。她承受不起！世上感情，哪個不是千瘡百孔？她的感情、她的親情呢？大家眼中的女強人，總是有柔弱的一面，其實她也是會受傷的，她沒有比別人好！人生僅這一次，以後也覺不會再有了！

母親家夜宿一晚，天亮前，薇華走到了兒子的房間，俯身親她；這一剎那，兒子睜開了眼，說了句：「媽！對不起……」

頃刻間，薇華淚流滿面，哽咽中只叫得一句：「兒阿！媽對不起你…」不是清堅決絕，而是莫可奈何。

人生最遠的距離，莫過於相逢，卻不能相識，在這殘冬寒夜，如此不是無異形同陌路？何況是流著自己的血的骨肉？

錯就錯在錯愛！

錯就錯在一連串的錯誤！

隔天，一個阿嬤來看診，薇華再也忍不住，這個歷經女人種種悲慘的女醫生，一五一十的傾訴著數年的苦楚，阿嬤似乎也動容了，畢竟都曾為母親，也都曾為年少。

阿嬤最後只安慰到：「至少你照顧了平常人照顧不到的病人！」

「是阿！只是我卻照顧不到平常人日夜關照的人！」薇華內心一片慘然。

她只要一點點親情的愛，老天卻吝嗇著。

有點大義凜然，卻填充著驕傲與悲哀。